

焦點評析

中國在新國際秩序下的角色和影響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China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朱志群 *Zhiqun Zhu*

美國巴克內爾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cknell University*

一、前言

自 1970 年代改革開放起，中國一直是現有國際秩序的最大獲益者之一。與此同時，中國認為現有的國際秩序由美西方國家建立和主導，沒有完全代表非西方國家的利益。中國既繼續遵守現有國際秩序又挑戰之，同時還倡導一個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國際新秩序。中國沒有能力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也沒有意願領導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中國歡迎一個多極世界的出現，而且會在其中扮演積極角色。在未來新的國際秩序中，中國將繼續加強跟周邊鄰國特別是東盟國家的合作，並積極維護全球南方國家的利益。美西方在中國經濟和外交中的地位將相對下降。

二、中國與戰後國際秩序

國際秩序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涵。現有的國際秩序指的是二戰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的經濟和政治秩序，其中包

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及聯合國體系等。這一國際秩序給世界帶來相對的和平與發展機會，也惠及亞洲地區。戰後日本的重建和「四小龍」的崛起是這一秩序帶來的經濟紅利。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在韓國、臺灣等興起的民主化運動則是戰後國際秩序給東亞帶來的政治紅利。

這一國際秩序貫穿整個冷戰時期，以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對抗共產主義和專制獨裁。隨着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冷戰後的國際秩序也翻開新的一頁。西方一些學者甚至認為歷史已經走到盡頭，自由民主制度完勝其它政治經濟制度。

中國在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中地位非常獨特。當時的中華民國作為戰勝國成為 1945 年建立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西方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一面倒」傾向蘇聯，與西方世界處於對抗狀態。隨後中蘇交惡，1969 年還爆發邊境戰爭。美國急於從越南戰爭中脫身，開始跟中國接觸。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正式成為國際秩序的一員。隨後中國在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與美國和其盟友建立外交關係並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進入一段蜜月期，而中國也從國際體系中獲益良多。

進入 1990 年代，中國繼續發展經濟和對外開放，美國也期盼中國在經濟發展後社會更加開放，政治更加民主，變得「更像我們」。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現代化突飛猛進，2010 年左右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外交逐步放棄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方針，開始變的咄咄逼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也直接挑戰美國在全球特別是亞太地區的霸主地位。在這個背景之下，有關建立新國際秩序的討論成為熱門話題。中國從一開始被現有秩序排除在外，而後被融入這個秩序並從中獲益，到現在成為挑戰國際舊秩序和倡導國際新秩序的主角。

三、新國際秩序與中國

中國在維持其專制政治制度下的迅速崛起自然對二戰後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形成挑戰。儘管中國政府一再聲明，中國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但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將在未來新的國際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

全球化的普及給世界各國帶來發展機遇，特別是人口多、市場大、技術進步快的新興發展國家或所謂「全球南方」，例如以中國，印度，南非，巴西等為代表的金磚國家。相對於這些新興國家的迅速發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西歐顯得老態龍鍾，出現了所謂「東昇西降」的現象。

全球南方國家其實都得益於全球化和西方的技術與市場，但同時又對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不滿，認為很多國際規則是二戰以後建立的，沒有「全球南方」國家的參與。所以這些國家都希望增強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爭取更多的利益。例如，這些國家在氣候變化、貿易等問題上與美西方國家就存在爭議。

中國不會帶頭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儘管中國對現有秩序有不滿之處。中國繼續維護她認為現有國際體系中合理的部分，包括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地位，以及中國認為聯合國體系已經解決了包括臺灣在內的「一個中國」問題。北京認為一些國家直接或間接支持「臺灣獨立」或「一中一臺」是違背現有國際秩序的。

中國從來沒有明確表示要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但是一直提倡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建立一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結束美西方的霸權地位。中國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國際新秩序，因為：第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概括了最基本的國際關係準則，反映了新型國際關係的本質特徵，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第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套完整的國家行為規範，比其他國際性、區域性的法律原則更全面、更合理。第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徹底擺脫了舊國際關係中

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和消極影響，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針鋒相對，符合現代國際關係中的民主精神，反映了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對於國際新秩序，中國強調反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中國也反對在國際關係中搞「陣營」、「集團」、「大家庭」、「同盟國」等社會制度劃分陣線或以價值觀念定親疏的做法。

中國眼中的「新秩序」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補充和擴展。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補充，為發展中國家獲取基建投資提供了新機會。但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認為這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

四、新國際秩序下中國外交的挑戰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美西方國家面臨的各種危機，及所謂的「東昇西降」，被中國政府認為是百年未有之機遇。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即「中國夢」，洗雪百年恥辱，讓中國再次毅然挺立在世界之林。

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中國外交轉為為經濟發展服務，所以主要發展與美西方國家的關係，同時維持睦鄰外交。其中，中美關係被認為是「重中之重」。鄧小平當時說過，凡是跟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和地區，經濟都發展的不錯。所以歷屆中國領導人都非常重視發展跟美國的友好合作關係。

隨着中國實力的上升和中美走向競爭，與美國維持友好和合作變得越來越困難。「一帶一路」戰略在全球的推廣也使得中國的影響力進一步提升。中國已被看成是一個全球大國，儘管中國仍然視自己為一個發展中國家。

自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政府更加明確了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而美國政府自從歐巴馬總統開始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川普第一任期內官方用語以「印太」取代「亞太」，爭取亞洲地區盟友和夥伴特別是印度的支持來抵禦中國越來越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拜登政府的印太

戰略明確美國的戰略目標是競贏（outcompete）中國。中美競爭已成為當代國際關係中的一個主要特徵。習近平的「中國夢」與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有內在的矛盾。拜登和川普發起的貿易戰和科技戰主要目的就是阻止中國的快速發展，不讓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

鑑於此，中國即時調整外交政策，發展全球戰略，通過一帶一路強化與非西方國家的關係。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從中國對外貿易近幾年來的變化就可看出端倪。例如，過去中國對美國出口佔中國出口總額的 20% 左右，2024 年已下降到 14.7%。關稅戰和科技戰將繼續影響美中貿易。與此同時，中國跟東南亞國家、非洲國家、中歐國家及拉美國家的貿易快速增長。

實際上，當今中國的外交重心已經不再是美國和歐洲，而是以東盟為中心的周邊國家，還有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亞太鄰近國家，再加上全球南方國家。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將繼續積極發展與其它南方國家的關係，而中美關係也難以改善。

中國希望繼續和平發展，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成為多極世界的一個主要成員。如何和平共處對中國與美國都是很大挑戰。對中國來說，在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如何和平處理臺灣問題是未來新國際秩序之下最大的挑戰。

五、結論

中國是從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中獲益最多的國家之一。一個非西方非民主的中國的繼續崛起自然對美西方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形成挑戰，但是中國不會去推翻目前的國際秩序，也沒有意願去領導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中國認為現有的國際秩序特別是聯合國體系有合理的成分，同時認為它沒有反映南方國家的利益。中國倡導一種更公正、更平等、多極化的世界新秩序，強調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反對單邊主義、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主張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中國歡迎一個多極世界的出現，而中國也將是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一員。在未來國際事務中，中國的外交將繼續多元化，特別是進一步發展與主要新興大國和南方國家的關係。

責任編輯：蘇君璣